

也不一定能保证他们是相互矛盾的，不一定被他们所接受。那么怎样才能接受呢？我认为仅把区域研究转化为国别学是不够的，我们还是要本着一个求知的态度和认知的精神，去寻找能够包含各种国别研究和各种价值系统的普遍理论。原来普遍理论都是以西方经验论为中心总结出来的，所以它是局限的，因为只包含着西方的价值。假定普遍理论不仅仅是以西方的经验，还包含了中国的经验、日本的经验和其他各民族的经验，在这上面建立普遍理论，才可以讲是形成了一个新的范式，我希望今后的中国研究将是这个新范式的开始，谢谢！

●—司会 はい。それでは、武漢大学の周長城先生、お願いします。

●—周長城 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的主任、著名的社会学家加加美光行先生，是我所见到的少有的对中国学研究这么感兴趣，并倾注自己毕生精力的外国学者之一。尤其是加加美光行教授2006年发表了《现代中国学原论》，以及今年的《现代中国学的新范式——共同态度性的提倡》这两篇文章，对于中国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特别重要的是批判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将西方置于现代科学的主体地位、将东方置于客体地位的东方主义的世界认识观点。加加美光行先生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不仅仅是中国学研究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的问题，这是基于对东方主义的批判，所以导致了加加美光行教授最近倡导了国别研究（nation studies）中的“共同态度性”的问题。大家知道，国别研究或者说区域研究，是在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脱颖出来的，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屹立于世界，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大家记得上个世纪50、60年代，两大地缘的政治格局，一是美苏之间的冷战，二是亚非拉国家争取独立的历史伟业，这是第一大变化；第二个是在1945年后的25年间，美

国的生产力迅速地提高，人口的急剧增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从而拓宽了人类行为的范围；第三个变化是，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覆盖的地域范围来看，美国的大学系统，或者说世界的大学系统，在各个国家都得到惊人地发展，相应的专业社会科学家的人数也成倍地增加。这三个新的社会现实，给制度化的社会科学提出了问题，这样就使得我们十九世纪后期所构成的社会科学的三条分界线，也面临着挑战。所以加加美先生提出来，把地域研究转化为国别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二战以来在这个方面研究的一种延续。那么，加加美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共同态度性”的三个前提，依我看来其本质上都表现为国别研究中的，或者更广泛意义上讲，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客体目的性行为的相互联动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加加美光行教授是与历史上的学人进行进一步对话。比如说，德国的社会科学家韦伯曾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无涉”（Value-free）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主客体目的性行为的相互联动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客体目的性行为的相互联动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般的情况下，主客体的目的性，正如加加美光行所指出的那样，表现为相互协调、相互结合的态势，但同时他也指出来表现为相互对立。那么，这种相互对立在有些情形下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表现得非常明显，为什么呢？原因在于，首先，作为主体的研究者，他的价值观不同、社会化因素的不同，必然导致其与被研究对象这一客体（无论这一客体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集团）的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态度、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方法；其次，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性也决定了主客体在态度以及研究目的上的差异性。当然，我们说主客体在互动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的，相互制约的，主体会受到客体的影响，同

时，客体也会受到主体的影响，这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加加美光行先生所提出国别研究中的“去东方主义”，这不仅仅是一种对中国研究的情怀所致，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当然，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这一倡导对国别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有一定的重要意义，尽管能在多大程度上去东方主义还有待于观察。最后，我要说明的是，加加美先生提出共同态度性，它的所谓的贡献，就像金先生刚才谈到的，是对我们社会科学家所研究问题的再一次的引起，而且让研究者明确了自己的态度，正如我前面所讲到的，但是在研究当中，由于社会化的因素，方方面面所决定的每个人的态度，要想完全达到共同性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一个至少目前还不太可能，或者说在目前的国际形势和社会背景下面还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谢谢！

●—司会 それでは、カリフォルニア大学サンディエゴ校のリチャード・マドソン先生、お願いします。

●—リチャード・マドソン Professor Kagami's paper offers an extraordinarily thoughtful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particularly as practiced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presents us with an inspiring vision of how area studies might be reformed and renewed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paper is especially timely. Because of the rise of Chinese wealth and power, the structure of Asi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is being reconfigured. At the same time, both the hard power, that is, the effective military power, and economic power, and the soft power, global moral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teriorated, particularly because of the Iraq war. And all this takes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intensifying globalization. In this new situation,

to help find the way toward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peaceful global interdependency, we will need new intellectual disciplines. Professor Kagami points us toward a new type of area studies.

There are two parts to his paper. The first and by far the longest is a critical accou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ea studies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econd is a vision for a new way for doing China studies. This vision is derived from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historical critique, in the light of a philosophy of intersubjectivity. I will briefly discuss these in turn.

I learned a great deal from Professor Kagami's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tudies in Japan, a subject about which I knew very little. I will limit my remarks here to a subject with which I am more familia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Professor Kagami says, China studies in the USA was a product of the Cold War. The programs and eventually research centers for China studies established at Harvard, Columbia and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the late 1940s, eventually joined by other important center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nd so forth, were oriented toward state policy research in the sense that their leaders wanted to help the US government construct more effective policies toward China. But because they were located in universities, these centers had only an indirect and sometimes tension-fill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vernment. Their initial funding came not from the government but from private foundations, such as the Rockefeller and Ford Foundation. The